

近年来网络文学出现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潮,《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网络文学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65.1%,这种现实题材的热潮,与中国作协的大力推动、扶持有密切关系。在现实题材的推动影响下,一些代表性的网络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也开始设置专门的“现实”栏目,仅一年时间新增作品达4万部。根据目前的创作情况,我们认为,在肯定网络文学现实题材追求的同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目前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描写的碎片化,更倾向于“现象”而非“现实”;二是人物塑造的类同化;三是情节的理想化、模式化。

“现实”不等同于“现象”,然而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一些写手习惯于只抓住一些表面现象,甚至照搬新闻材料和热点事件,描写碎片化、表面化。这种现象甚至存在于一些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品中,以网络写手“我本疯狂”转向现实题材的第一部作品《铁骨铮铮》为例,故事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高铁建设为背景,这是很有意义的选题,作者也为之做了大量的调查、采访,总体来看,作品对现实的描写也具有足够的深度与真实性,但在有些细节描写上,却停留于对一些调查采访的组合改写,停留于对现象的追踪与事实的铺陈。目前现实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但量的堆砌并不意味着质的转变,也不意味着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已经成熟,甚至这些“量”的生产也是表面化的,题材的重复性比较严重,比如描写警察故事的《朝阳警事》《贼警》等作品在第二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大赛中获奖,“警官热”便成了热点题材,在起点中文网的“现实”栏目热搜榜可见到《东京警事》《韩警官》《警官杨先锋的故事》等各种类似小说,换了人物名字、故事发生地,故事内容却是大同小异。题材重复性的根源就在于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不够深入,只能抓住一些表象来描写。从宏观上来看,近年来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都有涉猎,但对生活内容的照搬,使得有些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大多停留在浅层,表面化、碎片化的描写较多,有深度的、完整的、力透纸背的刻画与揭示较少。

人物形象塑造类同化也是目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一个大问题。一些写手认为现实题材创作就是要将重点放在对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描述上,而忽略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作用,对人物的塑造和描写呈现出简单化倾向,用余华的话说,就是“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换言之,就是写手们在关注事件真实的时候,却忽略了人性真实。真实的人是多元化的、复杂的,而不是平面化的、类型化的。在传统的现实题材作品中,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如“林黛玉”“阿Q”“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中我们能数出来什么样的人物呢?——“医生”“警察”“职业女性”“已婚女人”“已婚男人”……他们不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典



##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中的问题与反思

□李 莎

型,只是类型化的符号。以近年来很火的网络小说作家阿耐所创作的《回家》《欢乐颂》等作品为例,我们在其中很容易看到同类型的人物,比如,《回家》中的“苏明玉”和《欢乐颂》中的“安迪”两个人物形象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描写的碎片化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同化弊病,也会影响故事情节的构思。情节的理想化和模式化可以说是当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作者在对故事情节进行架构时,既不能从宏观把握现实,也不能从微观透析现实。换言之,如果不以作者所把握的时代价值观念来建构情节,故事情节的发展就会变得理想化、俗套化,或者沦为迎合读者期待的胡编乱造,或者模仿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体现不出时代性。阿耐的小说《欢乐颂》的“皆大欢喜”结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迎合粉丝读者的欲望投射,很难说是生活逻辑本身的演

绎结果。情节的理想化与创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不够深入有关。获第二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大赛特等奖的小说《大国重工》,讲述的是主人公冯啸辰穿越到1980年代,为建设国家重型装备工业付出智慧和汗水的故事,总体来看,这部小说是近年来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写实性,比如对年代生活细节的还原,对冶金、矿山、电力等重工业专业知识的详实叙述。但小说情节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倾向,主人公冯啸辰一出场便技能加身,既懂生产技术,又懂企业管理,而且一路开挂地解决了技术改进、技术引进等问题。不难看出,小说中仍然使用了网络文学惯有的“金手指”技能与“打怪升级”的写作套路。与此同时,小说把国家重工业发展面临的困境简化为技术引进的矛盾、把重工业管理的问题简化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矛盾,说明作者对历史规律与生活逻辑的理解还有

## “现实向”网络文学的可能与限度

——读蒋离子《糖婚》

□刘启民

网络文学已经依靠着迅速抵达个人的网络媒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如果说世纪初的时候,两者还因为媒介阻隔带来的在受众、题材、价值等各方面不同,划分着各自的文学领地,到了现在,双方已经开始互递橄榄枝,以求在读者中获得更多的心灵触动跟文化认同。从网络文学的脉络来看,邵燕君提出了“现实向”网络文学的概念,用以讨论网络文学与现实主义传统价值相结合的问题,并将其看作是网络文学诸多题材类型里一种新的发展。

网络作家蒋离子的《糖婚》聚焦于“80后”一代人的婚姻,以年轻夫妻周宁静与方志远的婚姻矛盾为主线,描摹出三线城市有城里不同男女的婚恋群像。这部关注于年轻人现实婚恋的网络小说最早在2016年连载于凤凰网,2018年又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联合推优,因为小说关注的“80后”离婚话题切中城市情感生活的痛点,2019年以其为底本的同名电视剧也正在制作之中。在众多玄幻、耽美网文中,《糖婚》是近年涌现出来的极富现实气质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深入阅读《糖婚》,有助于我们考察“现实向”网络文学所开拓的新的文学质地,体会一个关注现实的网络文本所抵达的美学可能及其价值限度。

### “若即若离”：“现实向”网文的辩证美学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糖婚》的题材,这是一部关注年轻人离婚风潮的小说,它的张力就在于,一面勾连着主人公青春时期留下的爱恨纠缠,一面又将真实的现代生存矛盾吸纳在内,它既是关于小儿女“恋爱”的欢与痛,同时又确实关注“婚姻”制度下复杂的家庭人际、阶层攀爬、孩子生养及其它生存问题。《糖婚》的题目就提示了小说内容的吸纳特征,“糖”展现了人们对于恋爱的期待,它是甘甜馨香的,而“婚”则指向现实的婚姻制度,将人们从那种泡沫式的恋爱白日梦中拉回。婚恋的题材,特别适合成为“现实向”网络文学的试水地。一直以来,网络文学都是人们逃离真实生活的梦工厂,因而情感类的都市、校园、言情题材会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糖婚》里自然有这些男女的情感关系表现,特别是男主角方致远与妻子周宁静、前女友柏橙之间的三角纠葛,它是整部小说的最主要矛盾和情节线索,但这些过去的情爱枝节,需要在方致远跟周宁静现实婚姻的重重裂隙中才会被再次激活生发出来。柏橙是歇斯底里、神经症,与周宁静的理智与掌控欲,也恰恰是她们对于“恋爱”与“婚姻”的想象,两人对于男主角方致远的争夺——这一最关键的小说情节,其实有着“恋爱”与“婚姻”、网络文学与“现实向”意义表达之争的意味。

其实,整部小说都表现出一种中庸、不偏不倚的叙述态度,它可以被看成是“恋爱”故事与“婚姻”故事进行意义争夺的结果,一种落实在小说叙述之中的价值认同。《糖婚》的叙述人似乎既同情柏橙与方致远青春爱情的悸动,同时也理解方致远与周宁静六、七年相濡以沫的互相扶持。叙述人毫不偏颇地站在“恋爱”与“婚姻”之间,而这种立场的选择也会左右情节的走向。小说的结尾很有意思,方致

远、周宁静与柏橙三人的命运与关系被悬置起来,柏橙在方致远的陪同下是否接受了心理治疗,方、周二人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是否还能持续,作家都留下空白,这样开放式的结局暗示着小说在价值认同上的中立化处理,作者并不给出在“恋爱”与“婚姻”之间选择的答案,而是留给读者去做出各自的思考。中立化的价值立场,也在作者对婚姻关系的界定中被呈现出来。在文本中,叙述人总是喜欢用“至亲至疏,若即若离”来形容婚姻关系,似乎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忽好忽坏的辩证之物,表面上的聚合之下有着无数的拉锯、撕扯,而婚姻关系的张力,就在这亲与疏、即与离之间,整部小说就是在表现这样的张力,通过周宁静与方致远这对模范夫妻和睦表象之下的那些盘根错节的矛盾线索如何爆发出来而予以呈现。

两位女主对方致远的争夺、“恋爱”故事与“婚姻”故事的角色,叙述人对于婚姻本身亲疏辩证的独特理解,这些在角色、题材与价值上的辩证张力,都能够放置在网络文学与“现实向”题材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面来考虑,是网络文学构造完满爱情之梦的愿景,与特定的“现实向”类别刺穿现实之网的表意冲动相互拉锯、中和的诸多表征。因为《糖婚》既聚焦于年轻人的现实生存,同时也是一部网络文学,小说才能够呈现出这样不同层面的二元张力来。作者必须要对网络文学与现实向度分别的意义朝向进行一种综合,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别具意味的文学关怀、文学品质。《糖婚》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批判主人公们的虚荣、市侩、软弱、游移,也不像其它更典型的网络文学带有逃避现实的倾向,完全构造虚幻情境之下的人性、人心,而是表现人物人格上的不完美,展现他们的小与悲,但更有一种走近、聆听、理解、陪伴的态度蕴含其中。蒋离子在序言中说男女主人公“佯装于早已残败的‘现实安稳’”,但她更要写出他们在彼此较量、冲突中的探索与成长”。正如作者的自述,小说对人物的心灵感受做了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便呈现出“现实向”网络文学对人的独特关怀及其对读者的陪伴价值。对于读者来说,小说以高密度的情节还原着青年男女们不如意的婚恋与人生,而小说里人物的痛苦、彷徨、惊异、绝望的心灵世界,总是得到详尽的刻画、渲染,读者自然地认同帖服于文本的叙述,并感受到自我心灵的被抚慰。

### “假性”张力：空间意味的人与事

《糖婚》在诸多面向上的二元张力,带来的并非都是新的文学质地,它可能也意味着另一些文学品质的丧失。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关于《糖婚》讨论中,谢尚发曾说他直观的阅读感受,“我个人觉得《糖婚》这部小说,读起来感觉很‘平’,叙述平平、故事平平,乃至于人物也是如此”。他特别提到小说需要在已有的类型化的情节故事上写得更具张力。谢提及的《糖婚》所缺乏的“张力”,和上文所论述的小说具有的“辩证张力”,实际上恰好是小说情节两种相反的特征。由于《糖婚》要说的是婚姻“至亲”与“至疏”的辩证关系,它的故事内容是要将看似四平八稳的婚姻背后的矛盾枝节爆发出来,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矛盾的质变过程,方

致远与周宁静从结婚到离婚(可能)的情节转变,只是已有的冲突从隐至显而已,所谓的从“至亲”到“至疏”的交替,发生的是一个空间上的过程,而并非是典型现代时间小说里的“事件”。与情节的性质相关联的,还有人物。小说里卷入感情纠葛的三位主人公,其性情禀赋都是相当确定的,甚至具有脸谱化与类型化的倾向,方致远的懦弱游移,周宁静的强势、理智,柏橙的偏执、另类,都被贯穿小说始终。看似发生的人物性格转变——懦弱的方致远要从周宁静的掌控中逃离来改换工作、理智的周宁静也会被同学骗走大量财产等等,是将人物们被时光掩埋起来的更深的性格内面翻了出来,这是一个朝向过去、往更真实的深处开掘的转变,而非面向未来的人性成长。人物们于是也都带有空间性,而不具有在时间里成长的可能。小城市里的生活,就如同向心旋转的漩涡,将携带着不同个性的人物卷入其中,越陷越深。

这也是谢尚发对《糖婚》所评价的“平”与“缺乏张力”的具体所指。阅读了小说文本的读者,都能够感觉到作家对婚恋生活体会的深刻,那些由人物群像表现出来的绵密、驳杂的婚恋生活经验,密密匝匝地编织排列在人物们的命运里,看上去小说的冲突矛盾推进得很很快很密集,小说的节奏很紧,似乎与现实里人们感受到的生活的憋闷、矛盾的难以预料与接踵而至呈现出呼应的效果,但通读整本小说之后,就会发现紧张复杂的情节给人的印象都不深,甚至给人以空茫之感,难以引人遐思、发人思考。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缺乏真正的成长,主体人格大多是丧失的,小说的情节也缺乏更剧烈的起承转合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目前网络文学文本必然付出的代价。当“现实向”的网络文学将文学的价值仅仅锚定于抚慰与陪伴的时候,作者往往着力于堆积经验的厚度醇度、打磨经验的“真实”度,但现代文学所依傍的进步性时间尺度,以及线性时间所允诺的人格成长就很难出现了。

### 现实性,还是网络性?

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向”网文,《糖婚》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风味的现实美学。小说不仅是在题材上属于“现实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对现实、对人的理解方式。如果说传统文学的现实主义总是要不断拔高、提升现实的品质,通过批判或建构的方式,去想象一种别样世界的可能,那么《糖婚》所代表的一类“现实向”网络文学,则是要下沉、融入驳杂繁复的经验现实里,多少带着呵护的意思,去表现并不完美的人间世界。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表达的写作态度,“《糖婚》里没有鸡汤,也并不发人深省。我只是想客观呈现、讲述在时代背景下,一群已经不是很年轻的85后的婚恋故事。”于是,婚姻现实的艰辛苦涩、人的狭隘与脆弱,都被写入了《糖婚》里面。对于苦涩的现实,网络文学与电视剧一类的大众文化又有着不同的叙述态度。电视剧同样会将现实的矛盾撕开来吸引观众,但它仅仅只是一条裂缝,在大结局里,这条裂隙往往还会被既有的秩序缝合起来,以完成一次有限度的批判。《糖婚》则很不同,它将混乱复杂的现实和盘托出,完完整整地摆在读者们的面前,但

待提高。

当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存在描写的碎片化、人物雷同化、情节理想化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一些网络写手对现实题材的理解比较片面。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要想得到长足发展,需要对现实、现实主义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针对目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的问题,有两点必须强调,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一个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人民性原则。

艺术概括是作家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基本方法,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对生活现象进行复制描摹,而是需要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价值观念对素材进行提炼与艺术加工。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概括更是要求这种提炼与加工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与人性的真实。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模仿论”,但这里所说的模仿并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强调揭示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必然性与普遍性。与此类似,歌德提倡“从特殊中看到一般”,席勒则主张“为一般而寻求特殊”,恩格斯强调“细节的真实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理论都是对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总结。总的来说,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要具有典型性,而目前一些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组织上都缺乏这种典型性。

现实题材创作要坚持人民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人民性在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中的重要性,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人民性原则也是对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诗经》表现了“饮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在抒人民之情,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在为人民发声,现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文学创作秉持着“为人生”的精神,始终关注着人民。人民性原则要求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抒发人民的情感和情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人民性原则要求在创作中反映人民在历史洪流中的进取精神与积极乐观的心态,而不是停留在物质欲望、感官刺激的描写上。人民性原则要求在创作中表现“真善美”,而不是一味地表现人与人之间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第二届“网络文学周”的大会发言中,李敬泽曾谈到当前网络文学热衷于表现各种“宫斗”“宅斗”“职场斗”的现象,认为网络作家不是去表现向上向善的力量,而总爱描写各种阴狠狡诈的人际关系。他的分析确实指出了当前网络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必须强调人民性原则,强调作品的感召精神与鼓舞作用,能够引导当代青年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网络文学迎来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潮流,这是好现象,但我们也要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深入生活、坚持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原则,才能真正推动网络文学的发展。



自始至终都不带有提出问题来批判的姿态,而是以共情为目的,希望能够通过关照、理解的叙述态度来抵达读者的内心。这是《糖婚》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现实性”。

网络文学与现实主义传统在《糖婚》里的耦合、聚义,最关键的或许是视域的重合——婚恋题材恰恰处在两类文化传统的叠合部位。而作者对婚恋题材的处理方式,说到底,来自于作者非常朴素的生命关怀,那是一种平视的、充满善意的注目方式,小说的人物与故事那样中和、规矩,情节如此饱满,都与叙述人的注目方式——他面对世界时站立的位置、他理解自我与被表现世界的方式相关。但小说只是提供了现实主义传统与网络文学触媒的一种可能,它在对现实人生关照的同时,也会偏离网络文学本身具有的对于现实的超越性。网络文学原本最令人动容之处,即是其不在现实的结构与语法设定中来叙述和表达,现实被认定为语素式的材料,被认为仅仅是以一种设定、构拟,由此生发出一种超越现实的逻辑可能,以在新的网络世界中重新定义、组织存在的方式,建构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糖婚》的写作无疑是深嵌入现实里各种各样的结构之中的,它以复现“80后”各式各样的婚恋生活矛盾为旨归,毋宁说,这是一种网络悬空重又降落到现实大地的回归写作。那么,是否还需要另一种“现实向”网络文学,既有着浓郁的现实情怀、能够充分关注生活里人的命运,又能够从芜杂的现实中超拔出来,提供新的认知视野与行为逻辑,以全新的光谱照耀现实?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网络文学的现实性时,也可以将问题调转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网络性,这是两种文化传统相合的不同路径。蒋离子的《糖婚》以其特别的人道关怀将现实主义因子注入进了网络世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网络作家能够召唤出网络文学本身的先锋品质,给予现实以醒觉、振拔的新力量。